

## 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劉公案 – 劉墉傳奇 第四十回 審惡皂青天大動怒

劉大人聞聽知縣胡有禮之言，得了主意，腹內說：「若要擒拿這伙賊人，必須這般如此。」劉爺想罷，忙令書吏寫了票，差人到句容縣，會同本縣的衙役，拿皂吏吳信。知會他住的那村中的鄉保地方，務於明日午時聽審。「是。」承差答應，接票出衙，傳人不表。

劉爺又吩咐：「把楊家的鄉保地方帶進來問話。」

差人答應，往外就跑。不多時帶至堂前，下邊跪倒。劉公上面開言，說：「昨日二十五日夜間，楊家被難之事，你們鄉保地方，與左鄰右舍，全都不知道嗎？」三個人內中有一個年長的，往上磕頭：「回大人：那一夜有三更天，眾賊人進入楊家，與楊家的家丁動手相爭，吵嚷之聲，左鄰右舍焉有不曉之理？奈因自顧自身，誰肯捨己從人？小人不敢大人說，就是小人等知道這些事，二來天黑賊多，小人等也是不敢上前。到了二十六日一早，都到楊家觀看，原來楊家男女大小二十四條人命，盡被賊人殺死。家中所有細軟的物件，俱各被賊人拿去。小人等只得進縣去報。」劉爺說：「你等進縣報官，知縣可是差人去驗麼？」地方說：「就只說了一聲『知道了』，小人等這才回村，到楊家把那些死屍停放一處，將門封鎖，撥人去看守。」

劉爺點頭，又望知縣講話，說：「這事還了得？鄉保他來報，你竟不去相驗！罷了麼，你只顧與皂役吳信商議著想銀子咧，那裡還顧的辦事情呢？」知縣胡有禮聞聽，也不言語，只是磕頭。劉爺說：「鄉保地方，你們回去罷。楊舉人，你們弟兄二人，暫且下去，等明日提到句容縣的皂役吳信，再行聽審。」

「是。」二人答應。大人上面又叫：「承差二名，將知縣胡有禮暫且押起來，等明日對詞。」承差答應，將知縣押將下去。

眾人俱各也退出衙外。王自順、盛公甫見了楊家弟兄，俱各道及感念之情。王自順說：「因為在下一人，故使恩公合家被害，使在下感佩無地。」言罷，一同歇息不表。

單言那劉爺退堂，回後用飯，歇息一夜無詞。到了第二天早旦清晨，還未到午時，下役將惡人提到。

正是那，未交午刻去役轉，解來皂役姓吳人，還有本村鄉保地，伺候諸城縣內臣。內廝裡邊回太守，劉爺開言把話云：「去吩咐：外邊伺候休怠慢，本府升堂問民情。」

張祿答應向外跑，傳與當差應役人。一齊進衙來伺候，各著首尾那消停？全都左右分班站，劉爺裡邊向外行。點響但見屏門閃，衙役喊堂震耳鳴。劉大人，秉正居中歸正座，書辦承差左右分。忠良上面開言叫：「先帶吳信進衙門！」

差人答應往外跑，不多一時到大門。口中說：「大人裡邊傳出話，句容縣皂役進衙中！」衙役聞聽答應「有」，帶領吳信向裡行。來至了，滴水簷前雙膝跪，劉爺座上看分明。衙役退閃旁邊站，目視觀瞧姓吳人：頭戴一頂新秋帽，毛藍袍子褂皂青。年貌不止五旬外，長了個，惡眉惡眼壞形容。連鬚鬍子生頰下，猶如鐵線一般同。劉爺看罷吳皂吏，座上開言把話云。

劉爺在座上瞧了瞧皂役吳信的相貌，不是個良善之輩。但見他向上磕頭，自己報名，說：「小的是句容縣知縣的皂役吳信，給大人叩頭。」劉爺上面開言，說：「你是皂役吳信嗎？」「是。」劉爺又問，說：「你就是句容縣的麼？」「是。」「住在什麼莊村？」吳皂役說：「小的家離城才十五里，名叫做白沙屯。」大人說：「你應役幾年了？」吳信說：「小的應役，整整的二十年咧。伺候過七位太爺。」劉爺說：「你也算久慣應役的了，這七位知縣都是你做過付嗎？」吳信說：「小的應役多年，並無做過過付。」劉大人聞聽，把驚堂木一拍，兩邊下役喊堂，劉爺說：「哇！我把你這利嘴奴才！你你無從做過過付，楊家之事是誰與胡知縣說？帶知縣！」「哦。」差人答應，往外而跑，不多時，把句容縣知縣胡有禮帶至堂堂。行禮已畢，站在一旁。劉爺上面開言，說：「你的過付皂役不是這個吳信嗎？」知縣說：「是。」大人說：「既然是他，如何不認？」

劉公座上臉帶怒，叫一聲：「皂役留神要你聽：應役當差二十載，衙門諸事自然明，跟官作弊是常事，打點官司上下通。再遇知縣是刨子手，不用說，全是你等暗吃銀。」

做官的把柄你拿住，所做之事必相應。我問你：楊家之事你必曉，就裡情由快講明！本府台下從實訴，省得身體受官刑！」吳信聞聽將頭叩，口尊「青天老大人：既吃黑飯抱黑筋，衙役向官理上通，既然名義在衙內，誰不肯，本官跟前獻慇懃？大人明見高萬里，小的不敢把謊云。」劉爺聞聽說「掌嘴！」兩邊衙役喊連聲。破步擦衣向上跑，左右綁住姓吳人，膝蓋墊住皂役臉，巴掌掄圓下絕情。打得那，皂役吳信連聲嚷，順著嘴角流鮮血。一邊十個方住手，牙齒活動臉腫青。劉爺帶怒往下叫：「吳信留神要你聽：什麼是，既吃黑飯抱黑筋？向著官府坑害民，只圖買好本官喜，不管良民死共生。這樣奴才真可恨，殺之有餘真恨人！」

劉爺說：「你只圖在本官的跟前買好獻勤，不管別人的生死，你是句容縣的人，坑害本縣的民人，於心何忍？不但人人唾罵，連你那死去的先人，在坑墓中剩下一把枯骨，也跟著你挨罵。偏遇見這樣的狗官貪賊，聽你之言，陷害良民，再不恩待如子，報答皇恩雨露才是，怪不得說：一輩為官，十輩為娼。」

就是你們當衙役的人，也該思身在公門道在心。又道：公門之內好修行，三班之中，唯有皂役下賤，子孫都不准科考，但遇受刑之人，你必要想錢。有了你們的禮咧，你就輕些；要是沒錢的人呢，你就下無情的打。這就是頭一宗損處。再者呢，你既公門應役，難道不知這個過付的人有多大罪過？你把這件事當作兒戲了。你的本官帶在本府的台下，已經實說，你還仗嘴硬巧辯，不肯招承，焉肯就白擱過手了不成？快快實說，免得三推六問！」

賢臣爺，座上未語臉帶笑，高叫「吳信快實雲！你的本官已招認，已往從前盡講明。你還勉強仗嘴巧，本府焉肯擅容情！從實招認是正理，免得我，六問三推動大刑！」

吳信聞聽將頭叩：「大人在上請聽明：楊家弟兄來出首，拿定人頭到縣中。大人上才想一想，千載難逢事一宗。楊家豪傑金銀廣，五里三村盡知聞，人命干連非小可，哪怕楊家不花銀？因此上，小的進縣回官府，訴說舉人家業興。」

俗言說，署事如打槍，須得想他幾千銀。回大人：本府他若不願意，小的怎能勉強行？這才面對舉人講，五千銀，包管完結無事情。只因舉人他不給，故此不放轉家中。也不過，磨他的火性消了氣，自然打點願花銀。要說小人是過付，回大人：楊家交我多少銀？官與小的全無罪，沒使舉人銀半分。望求大人寬恩恕，小的合家盡感情。」說罷不住將頭叩，劉爺聞聽滿面嗔，用手一指吳皂役：「罵一聲，大膽奴才亂胡行！」劉爺說：「我把你這膽大的奴才！滿嘴胡說！你無見銀子，就不算是過付了？你說要五千銀子，楊武舉他若願意呢？這個過付，是你不是？再者，你也不是淨為在本官的跟前獻勤買好，單給他想這宗銀子，這內中還有別的緣故。你在本府的台下，須得細細言來！」皂役吳信向上磕頭，口尊：「大人太老爺在上，公祖明見，萬般諸事，難瞞大人。方才叫小的強做過付，小的總未見經手之銀多少；就算過付，大人這樣恩典，小的只得認作過付。大人又說還有別的緣故，小的實在無的說的咧。」

劉大人聞聽，微微冷笑，說：「吳信，你久應役，自然就會搪官。但只一件，要搪本府，怎得能夠？」

清官爺，座上含嗔開言道：「吳信留神仔細聽：你在衙門當差久，慣會搪官仗嘴能。就只是，本府不叫人瞞哄，在我台下要實供。你說無有別緣故，定有情弊在其中。我今朝，若不叫你實招認，以往清名火化冰！」劉爺說著又吩咐：「下役速去莫消停！快帶那，白沙屯內鄉保地，本府當堂問口供！」差人答應往外跑，登時帶進人三個，滴水簷前忙下跪，自己口內報花名。劉爺座上開言道：「你們三人對我云：你等俱在一村住，根本緣由自然明。本府台下從實講，隱瞞一字不能行。他無犯下該死罪，內中還有胡知公。不用懼怕只管講，一字不實我動刑。」三人見問將頭叩，地方開言尊「大人，太老爺，若要提起吳皂役，久慣應役在衙中。太府跟前很得臉，走動官司講人情。常給太爺弄銀子，官府豈有不加恩？三班之中他為首，眼橫四海日無人。他瞧著，一村草木如草芥，常欺台莊老幼民。」

家中常來人一伙，夜聚明散辨不真。大約不是善良輩，多半是，一伙大盜眾綠林。」劉爺聞聽心歡喜，腹中說：「殺楊家定是這伙人！」